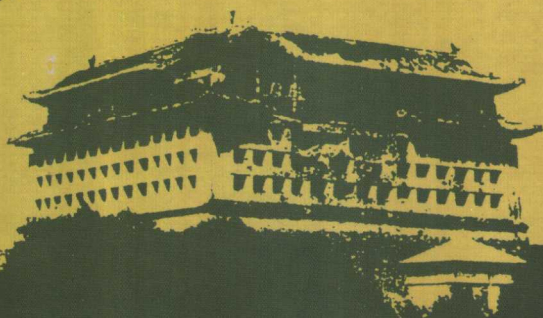


直隶义和团运动 与社会心态

黎仁凯 姜文英 等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本书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成果

直隶义和团运动与社会心态

黎江凯、姜文英等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直隶义和团运动与社会心态/黎仁凯、姜文英等著.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9

ISBN 7-5434-4425-9

I. 直... II. 黎... III. ①义和团运动—研究—河
北省②社会分析—河北省—清后期 IV. K256.7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65919 号

书 名	直隶义和团运动与社会心态		
作 者	黎仁凯 姜文英 等著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保定市友谊彩印厂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5.125		
字 数	349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 - 5434 - 4425 - 9/C · 25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一百年前，义和团运动在广袤的华北大地兴起和蓬勃发展。直隶既是义和团运动的发源地，又是运动高潮的中心地区，也是中国人民抗击八国联军侵华的重点地区。直隶义和团运动经历了从“扶清灭洋”到“扫清灭洋”的全过程，其持续时间之长，波及范围之广，参加人数之多，社会影响之大，在全国各省中居首位，理所当然地在义和团运动中占有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与典型意义。遗憾的是长期以来，直隶义和团运动的研究，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多种原因，无论从资料的搜集整理还是从研究成果方面看，都还显得相当薄弱，与其所处的地位极不相称。有鉴于此，我们在做了大量先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1996年申报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并荣幸地获得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本书正是此项课题的研究成果之一。

2 直隶义和团运动与社会心态

直隶义和团运动从兴起、发展到衰落的过程，有着明显的运行轨迹。从地域流转和重心转移来看，直隶义和团运动从直鲁边界的大名府和广平府的威县一带兴起，继而扩展蔓延到直隶中部的京、津、保三角地带，并形成高潮。从农村的分散活动发展到涌进中心城市大规模的联合行动。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后，运动迅速低落，进京的团民纷纷返回农村，至《辛丑条约》签订后，在直隶、山东和直隶、盛京边界地区，又分别爆发了景廷宾和邓莱峰的抗洋捐、反洋教斗争，直至最后失败。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直隶义和团运动经历了从边界到畿辅腹地；从农村——城市——农村的运行轨迹。但必须指出，这种运行并非简单的复归，而是经过了血与火的洗礼之后，具有了新的形式和内容。景廷宾与邓莱峰领导的斗争，就利用了比义和团更加广泛的联庄会组织形式，内容比义和团也有所扬弃和补充，改“扶清灭洋”为“扫清灭洋”和“反清灭洋”，把反帝反封建结合起来，使斗争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直隶是基督教传播与分布范围较广、教会势力十分强大的省区，也是民间社团、秘密社会层出不穷的省区，这里民教冲突相当尖锐。义和团运动的兴衰，同晚清直隶社会的变迁，基层社团与秘密社会密切相关，也与直隶地方官、士绅的对策与态度休戚与共。因此，考察直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民风民俗的特殊性及社会各阶层的状况与心态，便成为深入研究直隶义和团运动之必需。然而迄今为止，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或者尚未深入，或者还是空白。本书在这些方面作了初步的探索，特别是在填补空白和揭示社会各阶层心态方面，提出了一些可供参考与讨论的意见。

直隶环绕京城，义和团运动的兴衰还同清朝统治集团的政策以及统治集团内部的派别斗争紧密相连，特别是运动的高潮时期，出现了异化现象。一方面，各阶层人士均怀抱各自目的迎师立坛，纷纷聚集到义和团的旗帜之下，使义和团变得十分复杂，良莠不分、真伪难辨。另一方面，义和团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被引入了宫廷政争和基层社会的宗教派别仇杀。这种严重的内耗，使义和团运动这场民族战争蒙上了一层污垢。

诚然，作为自发的反帝爱国运动，义和团有着可歌可泣的斗争精神，对抵抗列强瓜分中国起了缓解作用。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阶级和时代的局限，运动高潮时期宗教色彩越来越浓、笼统排外倾向愈演愈烈就是明证。对此，我们不采取简单的忌讳、袒护或贬斥态度，而是把它放到一定的历史环境中去作实事求是的剖析和定位。

本书是长期以来作了大量调查的基础上集体研究的成果，撰稿人：前言：黎仁凯，上篇·一：池子华、李红英，二：于雪，三：解成，四：成晓军、范铁权，中篇·五：仲崇建，六：黎仁凯，七：段金虎，八：刘敬忠，九：姜文英、段金虎，十、下篇·十一：黎仁凯，十二：边翠丽、黎仁凯，十三：吴宪，十四：汪远忠。全书最后由黎仁凯修改审订。

目 录

前言	(1)
----------	-----

上篇：19 与 20 世纪之交的直隶社会

一．灾荒、社会变迁与流民	(3)
(一) 1900 年以前的直隶灾荒	(3)
(二) 铁路修筑与社会变迁	(12)
(三) 流民的流向与归宿	(18)
二．民间社团与秘密社会	(27)
(一) 团练与联庄会	(27)
(二) 民间武术团体	(39)
(三) 秘密社会	(47)
(四) 民间花会	(58)
(五) 混混儿、水会	(63)
三．基督教在直隶的传播与分布	(68)
(一) 天主教的传播与分布	(69)
(二) 基督新教的传播与分布	(83)
(三) 外国教会与直隶社会	(91)

2 直隶义和团运动与社会心态

四. 中西文化差异·····	(101)
(一) 直隶的政治、经济特色与西方文化的渗透 ·····	(102)
(二) 燕赵文化的排他性与民教冲突 ·····	(116)

中篇：直隶义和团运动的兴衰

五. 从直鲁边界到畿辅腹地——直隶义和团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131)
(一) 义和团运动在直鲁边界的兴起 ·····	(131)
(二) 义和团运动向直隶中部的发展 ·····	(142)
六. 从农村涌向城市——直隶义和团运动的全面高涨 ·····	(163)
(一) 捣毁铁路交通线与抗击清军 ·····	(163)
(二) 从农村涌向城市与城市的无政府状态 ·····	(172)
(三) 宣战、挂号与“全民皆团”现象分析 ·····	(180)
七. 直隶义和团的粮饷与武器筹措·····	(193)
(一) 义和团的生活及所用武器之概况 ·····	(193)
(二) 自备资斧与官民资助 ·····	(196)
(三) 勒捐、抢劫及其他 ·····	(207)
(四) 义和团筹措粮饷、武器之评价 ·····	(217)
八. 抗击八国联军的战争·····	(225)
(一) 帝国主义发动瓜分中国的侵略战争 ·····	(225)
(二) 直隶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侵略的斗争 ·····	(229)
九. 直隶义和团运动的终结·····	(254)
(一) 义和团继续抗击八国联军的斗争 ·····	(254)
(二) 反对庚子赔款与景廷宾起义 ·····	(265)
(三) 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团民的归宿 ·····	(274)

十．直隶义和团运动之特点评析·····	(292)
(一) 运动发展的两个区域与四个阶段·····	(292)
(二) 运动的若干特点评析·····	(300)

下篇：直隶社会各阶层心态分析

十一．清统治集团内的派别纷争及其心态·····	(319)
(一) 抚团排外派的形成与得宠·····	(319)
(二) 剿团和洋派的抗争斡旋·····	(330)
(三) 两派心态差异的原因·····	(339)
十二．直隶地方官的对策与心态·····	(350)
(一) 义和团运动兴起发展时期的直隶地方官·····	(350)
(二) 清廷抚团宣战后的直隶地方官·····	(367)
(三) 北京沦陷后的直隶地方官·····	(378)
十三．直隶士绅与义和团运动·····	(390)
(一) 19 世纪末直隶士绅之状况·····	(390)
(二) 士绅参加义和团运动的原因及其心态·····	(399)
(三) 义和团运动后期士绅态度的转变及其分化·····	(413)
十四．直隶基层社会团民与教民心态·····	(424)
(一) 生存危机中的团民心态·····	(425)
(二) 畸形社会中的教民心态·····	(449)
后记·····	(470)

上篇：
19世纪之交的直隶社会

一．灾荒、社会变迁与流民

义和团运动是一场规模巨大的民众运动。尽管参加这场运动的社会成分很复杂，但农民是运动的主体。农民中，被强制脱离物质生产资料的流民无疑占有相当的比例，因而，要揭示义和团运动的深层的蕴含，不能不研究流民。^①

（一）1900 年前的直隶灾荒

1. 直隶：灾荒频仍的地区

流民是多种因素的“合力”造成的，有内在的社会结构性原因，有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原因，有天灾人祸原因，有

^① 流民是指：丧失土地而无所依归的农民；因饥荒年岁或兵灾而流亡他乡的农民；四出求乞的农民；因自然经济解体的推力和城市近代化的吸力而盲目流入都市谋生的农民，尽管他们有的可能还保有小块土地。（见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 页。）

4 直隶义和团运动与社会心态

人口膨胀原因,等等,其中最为直接的“激素”,应该说莫过于灾荒。

直隶是中国近代史上有数的灾荒频发区之一,灾荒连年,层出不穷。据不完全统计,从1840年到1900年间,直隶受灾的州县累计达1918个,殃及168260村庄次,其中,义和团运动前10年,受灾地区共639州县次、70375个村庄,^①明显高于前5个10年的平均数,这意味着直隶灾荒的愈演愈烈和生存环境的不断恶化。

在各类灾害中,水灾和旱灾对直隶的冲击最为严重。

大水为灾,直隶深受其害。自1840年以来,直隶水灾不断,灾害之重,程度之深,令人震惊。从1885到1898年,直隶连续14年发生洪涝灾害,^②这在全国都是罕见的。水灾,无疑成为威胁直隶民众生产生活的灾害之首。

黄河是历史上决口、泛滥最多的一条河流,“华夏之患,黄河为大”。1895年,黄河决口,直隶东南部26州县被灾,淹毙无算,田产损失不可数计。1896—1900年,直东南屡被黄祸,开州、东明、长垣等州县被水。^③

黄河蜿蜒东流由山东入海,只流经直东南一隅,因此,对直隶的冲击还不是很严重。而永定河的经常泛滥,给直隶带来巨大的灾难。

① 根据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733—735页《黄河流域六省历年灾荒表》计算得出。

② 据李文海等:《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附《中国近代灾荒年表》统计得出。

③ 《清代黄河流域洪涝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838、846、858、875页。

永定河为海河的支流，上源为桑干河，源出山西北部，黄土高原泥沙俱下，使永定河河床淤浅，元代就有“小黄河”之称，“以流浊故也”。^①夏季一遇暴雨就宣泄不通，造成洪水泛滥，“水势东荡西决，迁徙靡常，浩浩浮沙，所至辄淤，故又有无定河之称”。^②1698年，康熙大兴河工，建筑卢沟桥以下堤堰，赐名“永定河”，但并没有将其驯服，有清一代，永定河溃决44次，溢34次，徙8次。^③其中晚清71年间，据各种资料统计，永定河共发生漫决33次，平均接近两年一次。^④永定河成了有名的害河。

永定河是直隶境内最主要的河流之一，流经宛平、涿州、良乡、固安、永清、东安、霸州、武清等8州县，绵亘400余里，十年九涝，给这一地区造成严重的灾害，谭嗣同在《上欧阳中鹄书》中说：“顺直水灾，年年如此，竟成应有之常例。”^⑤

1896年，永定河漫口，“自六月以来，节次大雨，加以上游山水暴发，奔腾汇注，各河同时狂涨，下游宣泄不及，潮白、永定、子牙等河相继溃决，沿河低洼之区，水深数尺至丈余不等，庐舍民田，尽成泽国。”大兴、宛平、东安、武清、

① 《元史·河渠志》。

② 郑肇经：《中国水利史》，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169页。

③ 《永定河决溢统计表》，见郑肇经：《中国水利史》，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185页。

④ 李文海等：《晚清的永定河患与顺、直水灾》，《北京社会科学》1989年第3期。

⑤ 《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449页。

永清等 32 州县成灾，居民“荡析离居”。^①“本年顺直水势之大，灾情之重，实与（光绪）十六、十八、十九等年相等。”^②

1898 年，永定河再次决口，水势浩大，直到第二年，仍“一片汪洋，上下百余里，数十村庄，皆在水中”。^③同时，滹沱河也“因大雨水势暴涨，漫溢成灾，上下百数十里，南北四、五十里，其间若深州、饶阳、安平、献县、大城各州县境半成巨浸。”统计该年全省“受灾 52 县，重灾之区十室九空，困苦已极。”^④

此外，滦河、沙河、大清河、潞龙河、拒马河、南北运河等河流也经常泛滥成灾，如 1895 年，“各河纷纷漫决，平地水深数尺至丈余不等，汪洋一片，民田庐舍多被冲塌，计秋禾灾欠者一百二州县”；^⑤再如 1897 年，“伏秋以后，雨势连绵，各河漫溢，以致顺属之武清、宝坻、宁河，直隶之天津、静海、深州、安州、高阳、饶阳等处洼下之区，多被淹没。小民困苦颠连，不堪言状。”^⑥

连续 14 年的大水灾之后，接踵而来的又是 1899—1900 年的严重的大旱灾。

① 《光绪朝东华录》第 4 册，总第 3829 页。

② 《录副档》，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八日王文韶折，转引自李文海等：《中国近代灾荒纪年》，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616 页。

③ 转引自李文海等：《晚清的永定河患与顺、直水灾》，《北京社会科学》1989 年第 3 期，第 101 页。

④ 李文海等：《中国近代灾荒纪年》，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640 页。

⑤ 《录副档》，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十九日李鸿章折。

⑥ 《朱批档》，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十二日王文韶折，见李文海等：《中国近代灾荒纪年》，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633 页。

1899年,受副热带高压影响,雨带久久徘徊在长江流域,迟迟不肯北进,以至直隶久旱不雨,田禾枯萎,大地龟裂,“被灾之区甚广”,总计全省有唐县、武强、昌平、顺义、昌黎、乐亭、清苑、交河、东光、青县、静海、沧州、南皮、灵寿、平乡、邯郸、肥乡、广平、鸡泽、易县、涞水、深州、曲阳、武清、霸州、东安、高阳、安州、献县、天津、宣化、怀来、饶阳等33州县遭受旱魃的肆虐,“穷黎困苦,户鲜盖藏。”^①由于亢旱严重,清廷特地降旨祈雨,先后命溥伟、载漪“诣大高殿恭代行礼”,^②民间也纷纷设坛祈雨,但不见甘霖。

1900年,直隶的旱情愈益严重,据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报:献县、曲周、高阳、沙河、平乡、广宗、永年、肥乡、广平、磁州、元城、大名、隆平、宁晋、饶阳等15州县各有数十乃至数百村庄“成灾五、六、七分,及歉收三、四分不等,民情困苦异常”;安州、青县、静海、沧州、南皮、邢台、南和、巨鹿、任县、邯郸、成安、鸡泽、威县、新河、深州等15州县也大面积受灾,“歉收三、四分不等”,虽然“总均勘不成灾,但收成既已歉薄,民力不免拮据。”^③李鸿章的奏报尚不能全面反映直隶旱荒的全貌,如《柏乡县志》载:“光绪二十六年,大旱。”^④又《高邑县志》载:“(光绪)二十六年,旱。”^⑤

① 《义和团史料》(上)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5页。

② 《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总第4423、4426页。

③ 李文海等:《中国近代灾荒纪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667页。

④ 《民国柏乡县志》,台湾成文出版社影印本,第637页。

⑤ 《民国高邑县志》,台湾成文出版社影印本,第402页。

又《顺义县志》载：“（光绪）二十六年，春夏大旱。”^①持续差不多两年的亢旱之后，直隶大部分地区的灾情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出现了“畿辅大饥，赤地千里，民不聊生”的悲惨景象。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灾害常常同时或相继并发，形成不同形式的灾害链或灾害群。与近代直隶水旱灾害相伴生的，还有瘟疫的流行，如1895年，在滞留京师的灾民中，“疫疾流行”，“五城月报路毙已三千余人。其内城归步军衙门、顺天府经理者尚不在此数。”^②此外，蝗灾、风灾、霜灾等交替蹂躏，饱经水旱之灾、“民不聊生”的直隶更是雪上加霜。

2. 流民遍地

世纪之交的直隶所以灾荒连年，除“天威”这一自然原因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人力”——晚清政治统治的失效和腐败。按孙中山先生的话说，“治河有上计，防洪有绝策，那就是斩了治河官吏的头颅，让黄河自生自灭”，“中国所有一切的灾难，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普遍的又是有系统的贪污，这种贪污是产生饥荒、水灾、疫病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是武装盗匪常年猖獗的主要原因。”^③这是不可忽视的社会政治原因。在清朝前期，统治者尚能讲求水利，虽有灾荒，但为害还不是十分严重。而道咸以降，战乱频仍，军需浩繁，河工

① 《义和团史料》（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944页。

② 《录副档》，光绪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九日陕西道监察御史熙麟折，见李文海等：《中国近代灾荒纪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595页。

③ 孙中山：《中国的现在和未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89页。